

雪乃纱衣

# 彩云国物语

心深于蓝 · 光耀碧野



〔日〕雪乃紗衣◎著 吕相儒◎译



# 彩云国物语

心深于蓝·光耀碧野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彩云国物语：心深于蓝·光耀碧野 / [日]雪乃紗衣著；呂相儒译。—海口：南海出版公司，2010.10  
ISBN 978-7-5442-4723-8

I. ①彩… II. ①雪… ②呂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当代 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54204号

**彩云国物语：心深于蓝·光耀碧野**

[日] 雪乃紗衣 著

[日] 由罗绘里 绘

呂相儒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  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 
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 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  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翟明明

特邀编辑 杜益萍

装帧设计 王晶华
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 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 
印 张 10.25  
字 数 160千  
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  
印 次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4723-8  
定 价 22.00元

版权所有，未经书面许可，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，违者必究。

## 目录

### 心深于蓝

序 章 9

1. 橘子之谜 15

2. 他转动了命运的车轮 36

3. 香 月 63

4. 当机立断 87

5. 传说中的医仙 102

6. “花”的绽放 123

终 章 146

### 光耀碧野

序 章 164

1. 对剑立誓 171

2. 光的指引 194

3. 生命的天平 220

4. 影之宫 影之君 240

5. 光与影 262

6. 月沉眠于白夜 274

7. 双 月 301

终 章 308

在每一个清晨，当太阳刚刚露出地平线，江面上便有朝霞的光晕。江水像是一片流动的碧玉，闪闪发光。阳光洒在江面上，波光粼粼，如碎金般跳跃。两岸的青山倒映在水中，形成一幅美丽的画卷。江水轻柔地拍打着岸边的礁石，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。偶尔有几只白鹭飞过，它们优雅地掠过水面，留下一道道优美的弧线。江水清澈见底，可以看见水底的沙石和游来游去的小鱼。江边的柳树随风摇曳，枝条垂入水中，宛如少女的长发。江水缓缓流动，给人一种宁静而悠远的感觉。

那一年的冬天比往年来得更早，如鹅毛般洁白的雪花飘扬而下。

在林立的简朴墓碑之中，有个小孩独自默默地立起最后的墓碑。

除去树皮的簇新墓碑，数量增加为二十多个。

在这片隐没一切的雪白的死寂之中，他单膝跪地，缓缓仰头，眼眸映照着白色天空，默不作声地以整副身躯接纳那一片纯净冰冷的银白色的洗礼。

明知如此，他仍然是有罪的。那都是为了自己犯下的罪孽。

影月永远也忘不了，在冷酷的白色女王统治之下，那片静静地愈堆愈厚的纯白色。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，那个位于深山中的小村庄，正无声无息地灭亡。

由于秋天很早就结束了，山菜与山中果实的收成远比往年少了许多。连一向居住在高海拔山区的雪狐也来到村庄觅食。西华村的居民虽然以老人居多，但只要注重身体健康，彼此互助合作，应该有办法安然度过冬天。稍微忍耐一下，撑过融雪之前的几个月，就可以享受到饭桌上的丰盛菜肴。

原以为跟平时不同的就只有这一点。他毫不怀疑地相信，温暖的春天会再次降临。

岂料——

“振作！振作一点！”

横躺在眼前的老人，突然开始抽搐痉挛，腹胀如鼓，脚踝严重浮肿，全身皮肤发黄，连眼白也呈现混浊的黄色。手掌冒出红斑，手指弯曲如钩，有如冻僵般无法活动。脸颊也肿着，气喘严重，还会随之接连呕吐，由于吐的次数过多，最后只呕出黄色胃液。

年约十岁的小孩停下喂药的手，让病人侧躺，准备拍抚背部，以减轻对方的痛苦。

突然间，他的手被攫住。不对，是他的手臂钩住了对方弯曲如钩的手。

老人的意识，不会已经陷入昏迷了吧？然而他却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小孩。

“影月，真是抱歉……一直照顾病人的你……应该是最辛苦的……”

声音十分温和，仿佛已经做好面对死亡的准备。

泪水从小孩的眼中缓缓流下。

——他，也要离开了。

“不要，别走……”小孩紧紧握住对方弯曲如钩的手，如同祈祷般抵在自己小小的额头上。

听见那依依不舍的惊慌呐喊，老人为这个无法实现的愿望深感愧疚，也为年幼的他好不容易才展露笑容时，却要体会如此残酷的事情而备感内疚。

二十多人的村子只剩下村长和自己。然而，全村中经过长期锻炼、堪称体力最好的自己，也将油尽灯枯……最后发病的村长看来也撑不了多久了。

唯一的幸运，是观主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病。假如连他也倒下，影月千疮百孔的心将再也看不到光亮。

“我说，你不是要成为伟大的官吏吗？别再哭哭啼啼的，好好用功读书，知道吗……幸好你和观主大人没有发病，感谢老天爷。”

从第一位村民罹患原因不明的怪病倒下以来，已经整整两个月了。

每个村民都很清楚，观主和影月不眠不休地到处奔走，不知费了多少心力。村民一个接一个倒下之际，都祈愿观主与年幼的影月能够平安无恙，完全没有人去责怪没有患病又身为外地人的他们。每个人在临终前，也都是含笑庆幸他们两人能幸免于难。

老人也祈求，善良好心的道观观主和他带来的年幼孩子能够安然无恙。

“你和观主大人，一定是得到了仙人的保佑，才能活下来。别担心，我先走一步，我们会看紧地府那群鬼差……”

话说到此，他的生命之线随即被死亡的镰刀斩断。

.....

那在临终前仍然对自己关怀不已的声音，不知已听过多少次。

影月到现在仍然记得，自己险些遭父兄杀害那一天的情景：亲兄弟无情的脸，以及父亲准备杀害自己时那副冷酷的面容。即使后来大家对他这么好，他在内心极深处仍对人性充满了恐惧。

然而.....

深深爱着。影月第一次了解到这句话的意义。深深爱着，深深爱着，深深爱着.....

深深爱着西华村里的每一个人，因为他们全心全意地接纳了几乎被亲兄弟残害的自己。

深深爱着最后又失去了的他们。

“观主大人！”影月边哭边跑进村长家中。

里面有个老太太，甩开观主大人那双打算一直照料她到最后的手。

“阿源也.....走了吗？”

望着直奔而入的小孩，老太太微露苦笑。

“真是没用，居然早我一步离开。好了，我的时间也差不多了，虽然刚才告诉过观主，但影月啊.....那边有个罐子。”

她努力伸出弯曲如钩爪般的苍老的手。

“那是村里所有人凑的钱。大家一点一滴存起来的，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就全部倒下了。原本打算在你参加国试时给你一个惊喜。结果计划整个儿打乱了，真是……”

老太太额头汗如雨下、气喘吁吁，还在为了影月最后一次叨念。她的喉咙开始发出咻咻的声响，可仍然佯装不在乎。她仰望着影月与脸色铁青的年轻观主，对着这位水镜道观的心软的大夫叹息道：

“我说你啊，身为大夫却老是学不乖。每次有人死了就哭哭啼啼的，实在很让人受不了。这点要改正。照顾病人时绝对不可以哭。要是我再年轻个五十岁，一定倒追你。”

观主嘴唇微微开启，却没有说话，苍白的脸庞像在祷告般望向山麓的方向。对这名直到最后关头仍不轻言放弃的青年，老太太笑道：

“……真抱歉，还没等到器具送到，大家就这么离开了。这里的位罝太过偏僻，很多人甚至都没听说过。”

书信从这儿往返于黑州州都远游，至少得花半年时间，何况现在是冬天——其实老太太知道，书信并没有平安送达。见到第一个病人在半个月内死去，村民们陆续倒下，身为村长的她，已经平静地做好随时撒手的心理准备。

原本以为只是冬天比往年来得早些而已。然而，这却是西华村最后的冬季。送葬的雪花不停降落，这个小小的村庄被埋没其中，悄悄地消失。

“我很清楚，你们一直很努力地照料病人，如果我们能够撑到州都运来好药和器具，你们一定救得了我们。”

头一次，观主年轻的脸庞开始不自觉地扭曲。

回想起某日，一名脸上总是挂着笑容的年轻人，突然住进村中废弃的道观。而这个全是老人的村子的村民们，则无条件地深爱着他和他不知在何时何处捡来的小孩。

那个名叫未来的可爱的孩子，此刻正紧紧地搂着老太太，放声大哭。

老太太轻抚着孩子的头，回忆起很久以前听曾祖母说过的故事。

“当冬天提早来临时，水中会出现妖怪……好像是这么说的。影月……”老太太俯望哭得抽抽噎噎的小孩，“你要好好用功读书；我相信你一定会通过国试。你并不是孤独一人，就算观主不在，还有另一个自己陪伴着你。”

聪明的影月稍微思索了一下，立刻察觉到话中的蹊跷。他惊讶地望向观主大人。

看起来并无异状的观主大人，此时微微地半垂双眼。

这个动作已经让影月明白了一切。

“……不会是真的吧？”

“影月……”

听见安抚的轻喃，影月瞪大双眼，全身颤抖着大喊：

“不可能！不可能！这不是真的，对不对？观主大人！”

影月抓住的手臂如同枯木一般纤瘦。然而那种消瘦并非是疲劳的缘故。

擅长用药的观主大人，想必有办法调配出专门抑制眼白出现黄疸症状的药方，还有能够缓和剧痛以及能将腹中积水随着尿液排出的药方。观主大人每天反复调配这些药方，并且传授给影月。但很明显，单凭这样做不可能完全治愈侵袭村子的怪病。

“观主，不可以对小孩子说谎。真是服了你。明明身体那么糟糕，仍凭着意志力日复一日地四处奔波。我已经是最麻烦你的人了。接下来，你要把剩下的时间留给这个即将被独自留下的小孩……”

老太太眯细着双眼，想起当时年轻的观主来到这个村子后的那段温馨的岁月。

“真的是非常快乐。我在人生的最后阶段，仿佛做了一场美梦。”

这是西华村最后一位女村长的临终遗言。

村子里只剩下两个人，死神紧接着前来猎取最后一条性命。

影月陪伴在身边时，观主从来不曾露出痛苦的表情。

腹部不断发胀，脚踝不断浮肿，皮肤渐渐变黄，手指慢慢扭曲。药石无效，病情如滚雪球般急速恶化。

“影月，别哭，这样就看不到你的笑脸了。”

观主对着每天边流泪边煎药的孩子，温柔地微笑。

“我已经写信给黑州新上任的州牧大人。你参加国试之际，就拿着这个去见棹州牧大人。他一定会代替我好好照顾你的。”

然后，“那一天”终于来临了。

一看见开始抽搐痉挛的观主大人，影月的脑子一片空白。他跌跌撞撞地奔至道观门外。不知不觉中，堆积至腰部的白雪绊住了脚步，他冷不防地一头栽在地上。

白色的死亡女王已经准备带走他最亲爱的人。

“阳月……”雪花无情地扑打脸颊。在狂乱的暴风雪之中，影月声嘶力竭地喊着，“阳月、阳月、阳月……”

影月很清楚为什么只有自己没有发病。因为之前和“他”交换的契约长达二十年，所以……

完全没有想到，有一天，他会诅咒这个“在约定的那天来临之前绝对不会死去”的身体。他向来都是抛下别人不管，没想到也会有被单独留下的一天。

年幼的时候，只是凭本能的渴望生存下来。然而现在，他已经了解“为什么”要活下来。非常明显，这是一种罪恶，因为是对他人见死不救。

即便如此……

“我知道我很任性，尽管把我的生命拿去。如果可以，希望再一次实现我的愿望。”

现在若失去观主大人，该如何活下去才好。心、世界和光亮将跟着消失。

为了一己之私，影月再次请求过去曾经赐给自己生命的“他”。

于是，在银白色的世界中，罪恶实现了。

十岁的影月独自为所有村民建造的墓碑中，最后并没有刻上水镜道观的观主——华真的名字。

## 序 章

在虎林郡东方，千里山脉之一的茱山山麓有个石茱村。越过茱山，另一端就是黑州。千里山脉被称为仙人的住处，并不是可以随意进出的山区。有史以来曾经横越过这座山脉的，只有开国之主苍玄。

假如千里山脉可以进出自如，茶州的贸易也就能繁荣发展。然而这只是异想天开的白日梦。村民们一点一滴踏实地开发山麓地区，只要能够挖掘到可以制成砚台的茱山石，就心满意足了。不同于黑州的是，这里的木材大多毫无价值可言，但是矿石若运到州都琥琏，倒可以卖个好价钱。此外，这里也能采集到不少山菜和野果，再靠庄稼地与旱田维持生计，乡村生活可谓相当忙碌充实。

今年的冬天比往年来得更早。虽然采不到山菜与野生果实，只要努力找寻，还是挖得到茱山石。本领高明的猎人也能猎到价格昂贵的雪狐皮。平常很少出现在村庄的雪狐，不知何故，今年却零星地显露踪影。

所有人都不曾料想，这种现象会对日常生活造成困扰。然而，异状即将随着风雪来临。

“看来茗才大人再过十天就会抵达琥琏城了。”

琥琏城内，正在查看寄给州牧的信件的影月，脸上露出笑容。茗才从虎林郡起程，途经邮亭时一定会按部就班地寄信通知，这么做会让这边比较放心。

“行程蛮慢的，该不会是盘缠不够吧？”

见影月认真地表示担忧，燕青不禁放声大笑：“大概是被途中的各处官府逮住，让他帮忙解决疑难杂症吧。那小子通过国试后，权限和资格比起一般州官有明显的不同。”

“哦。”

“那小子也是个怪胎……哎呀，丙老爹也派快马送信来了。”

茗才因在意某件事而延长停留在虎林郡的时间。治理当地的正是丙太守。

“正好错过……不对，刚离开，又发生什么事了吗？”

“该不会是‘邪仙教’那群人开始行动了吧……”

影月自然也看过茗才送来的调查报告。

除了得知名为“邪仙教”的宗教团体根据地，正位于虎林郡与千里山脉的山区之间，影月也自行作了一番调查。

“他们的信仰基础，好像来自‘彩八仙’的传说……”

久远的过去，八位仙人跟随彩云国开国之主苍玄一同建立国家，人称彩八仙。他们在苍玄驾崩之后，从王宫消失无踪，只留下国王为他们兴建的仙洞宫。据史书记载，他们之后曾经数次现身，辅佐国王。由于这些国王全是史上的名君，因此流传，当国家出现“值得效忠的国王”之际，八仙就会聚集在仙洞宫。这个从未开启的仙洞宫，迄今仍然保存完好，而且另外设置了独立机构仙洞省。以一个省的人数来看，仙洞省的成员十分稀少，而且几乎皆为研究仙人或历史的学者，但机密文件的数量却非同一般地庞大。最重要的是其具有执行登基大典的权限。因此仙洞省与国家中枢的三省六部平起平坐，成为第四省。

“不过，就算是活了漫长时间的仙人，也会渐渐变质成为邪仙。如果不好好供奉就会作祟，所以必须定期献上祭品……诸如此类。”

“没错、没错。哎呀，我一直以为自己笨到不行了，没想到居然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哪！”

燕青一笑置之。不过，这件事可不是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就可以随便打发的。

“而且调查之后，我发现这种人还真不少。名字不同但性质类似的团体以前就不断地出没，真是令人惊讶。不过……”

“是的，尤其在这个时期，的确很容易令人起疑。”

影月随即意会，深思熟虑地蹙起眉心。这让燕青相当欣慰。

“就是啊，看到这个我才想起来，在我担任州牧期间也出现过类似的事情。这种人，说穿了，就和火场小偷一样，趁形势混乱之际胡作非为，妨碍他人。局势混乱的时候，人们更容易相信来路不明的谣言。我也一样，饿得快死的时候，要是眼前突然掉下一个一看便知有问题的特大号饭团，我保证仍然会扑上去一口吃掉！”燕青挺起胸脯，像是打包票似的。

影月隐约觉得好像不太一样，又不知道哪里不对劲。“呃……这个，不过，我也这么认为。趁着世道不彰煽动民心，正是这类以宗教之名活动的集团惯用的伎俩。如果是在我们上任之际兴风作浪，还说得过去，但现在就任仪式已结束，局势已进入稳定期，在这个时候反而气焰特别高涨，究竟意味着什么呢……”

“我看，最后是被邻近的调皮鬼讥笑戏弄，扔石头让他们‘滚回山里去’。”

燕青边说边打开丙太守的来信。大略浏览过后，他锐利地眯细双眼。

“……看来和‘邪仙教’没有直接关系。我拜托过丙老爹监视他们，信中也提到对方的状况，目前看起来似乎还算平静。”

“那到底是什么事呢？还特地派快马送过来。”

“虎林郡东方，邻近千里山脉的石荣村，据说正在流行一种会导致腹部肿胀的不明怪病。”

燕青专注地阅读信件，并没有察觉到影月的表情发生了剧烈的变化。

“老爹为了预防起见，要求琥琏运送药品并派遣名医前往……”

“燕青大哥！”

“嗯？唔噢，你怎么了？表情好可怕。”

“请问那个村庄是在千里山脉的哪个位置？！”

见影月来势汹汹，燕青立刻说明重点：“位于桂林地方、千里山脉之一的荣山山麓。与其说是村庄，其实更接近城镇。那边山区开采的石头可以制成上好的砚台，所以生活算是相当宽裕。虽然有报告指出，今年的冬天比往年来得更早，但在秋天接到老爹的报告，显示状况还不至于到请求琥琏援助的地步。”

影月的脸色顿时转为铁青，他立刻从燕青手上接过信件，仔细阅读关于怪病的描述。他的脸色与其说是苍白，不如说是像纸一样惨白。燕青见状，表情也跟着转为严肃，他明白事情似乎并不单纯。

影月立刻在桌上摊开荼州全图，陆续指出千里山脉沿线一带的小村庄。

“我马上写信给这一带的村庄与城镇，以及各郡太守大人。即刻准备快马，如果接获报告，指出这一带的村庄有人发现雪狐出没，则必须尽快争取时间。”

燕青并没有多说半句废话，只问道：“接下来要做什么？”

“琥琏的大夫恐怕无法治疗，但至少可以控制病情。我现在写下需要的药品，传唤柴彰大人，下令全商连在一两天内备齐药品与大夫，并且做好可以随时出发的准备。如果、如果有办法治疗……”

影月咬紧牙关，忍受痛苦般闭上双眼说：

“另外，寄两封信到州外，其中一封给秀丽姐。”

“给小姐？”

“通知秀丽姐，请求陛下即刻派遣随侍的御医——全国医术最好的

医官。”

燕青瞪大双眼。

影月紧握的拳头泛白。

“这病可以预防，并不会由人互相传染。然而在某种环境条件下，同时出现大量病患的可能性很高。高峰期通常在秋末时分，经过数月的潜伏期，在冬天发病。一旦发病，就我所知，无法根治。”

燕青随即察觉这番话的含义，手扶额头说：

“秋天患病……哎，那边已经是冬天了，意思就是……”

“是啊。事到如今，预防很可能毫无意义。想必接下来丙太守大人会陆续传来发病的通报。石荣村此刻恐怕早已来不及……但如果是尚未出现雪狐的村庄……”

“你刚才说没有根治的方法？！”

“就我所知，是这样的。不过国土广阔，或许会有某处的大夫知道治疗方法。但现在没有时间慢慢寻找。目前在国内，并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联系所有大夫、取得联络渠道的组织。即使搜寻到那位传说在全国四处行医的医仙，也无济于事。剩余的机会，就只有目前聚集了全国最优秀大夫的贵阳，尤其是宫城。”

“我明白了，你立刻写信！今天优先处理这件事。”

燕青几乎要踢破房门般从室内飞奔而出。影月立刻备好纸笔，他握笔的手却抖个不停。这是惩罚吗？惩罚犯了过错的自己？

“观……主大人……”

影月拼命瞪大双眼，用力挥拳，硬是强迫自己别再发抖。现在能想办法遏止疫情发展的只有自己。

关于那种病情，影月并不认为那些远在贵阳的医生会具备比自己更多的知识。但根据长年累积的行医经验和丰富的学识，或许可以找出治疗方法。现在只能将自己了解的一切告知他们，同时在他们抵达之前，先自行想办法处理。